

喀麦隆雅温得南部工业区田野 调查记

唐溪源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喀麦隆

2018年4月至5月期间，我曾对喀麦隆雅温得南部工业区（la zone industrielle de Yaoundé-Sud）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在这次考察中，雅温得南部工业区独特的生存和发展模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仍觉有很多细节值得回味。

一、考察前的功课

此次考察起源于我在雅温得第一大学访学期间做的一个关于非洲经济特区的课题，在得知雅温得郊区就有这样一个类似经济特区的工业园存在时，我认为很有必要对这个近在眼前的研究案例进行深入调查。

在此之前，我也曾参观和考察过几个国内外的经济特区，又在导师的指导下查阅过不少文献，对经济特区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发展模式进行过梳理，自认为对经济特区有一定的了解。我通过网上查阅资料得知，雅温得南部工业区建立于1983年，区内主要产业有木材加工、生物制药、钣金加工、农产品加工、石油化工和服务业（交通-商业），总占地面积316公顷。在了解了这些信息后，我的脑海中已浮现出了

一个历史悠久的大规模现代化工业园区的轮廓：成排高耸的石油炼化设备和存储罐，规模庞大的原木堆栈和木材加工厂，专门加工棕榈、香蕉、可可等喀麦隆特产的农产品厂区，洁净而富有科技气息的生物制药公司……这些画面让我对这个位于首都郊区的工业园区充满期待。

考虑到一些成熟的工业园区往往管理较为严格，且园区中有敏感度较高的石油化工产业，我估计自己难以轻易进入进行调研。为此，我请我的非洲导师以雅温得第一大学的名义开了一封研究介绍信，以应对可能的盘查。同时，我准备了10余份访谈申请信，以备进入园区后向各企业的外联部门递交。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份访谈提纲，以便受访者能提前知晓访谈方向，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一切准备就绪后，在雅温得小雨季短暂间歇的一个晴朗上午，我开始了探寻南部工业园之旅。

二、工业区到底在哪？

出发之前，我曾向当地人打听过工业区的地址。但无论是我的非洲导师，还是路边的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这个“雅温得南部工业区”在哪儿。甚至在听到这个名字时，他们都露出了困惑和陌生的表情。网上查到的园区电话无法打通，我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搜寻半天，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叫“恩萨姆 - 恩万”（Nsam-Mvan）的地名，和工业区似乎相关。地图导航一搜，这一名称指向南部郊区一片城乡结合部。我估计工业区就在此附近，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车过去。

其实，我很不愿自己开车前往。因为驾车前往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意味着许多潜在的麻烦，特别是喀麦隆交通警察

的盘查和刁难。在路况不熟的情况下，一不留神，就会被警察找到借口，一通罚款和索贿，真是烦不胜烦。然而，由于我并不清楚具体目的地在哪儿，无法打车前往，只好硬着头皮开过去。

开着我的 2001 款卡罗拉（从欧洲进口来的报废车），经过大概一个多小时路程后，导航提示我已经到了“恩萨姆-恩万”。但在我眼前的依然是一条破碎的半柏油马路，以及路边稀稀疏疏的铁皮或木质民房，想象中的现代化工业园不见踪影。在一个狭窄的丁字路口，一名警察正在指挥着拥堵的交通，我缓缓地随着车流排队前行，当我开到警察近前时，却迟迟没看到这名警察向右通行的手势。10 秒钟后，警察向我走来，示意我靠边停车。“该来的还是来了！”我不禁心下叹了口气。

“为什么不及时通过，故意堵塞交通？”警察故作生气地质问我。

“在有警察现场指挥的情况下，以警察的指示为最高级别通行信号。”去年刚以高分通过喀麦隆交规考试的我，自然是回答得干脆利落，处变不惊。

“驾驶证、身份证！”警察再次命令我。

我利索地拿出证件，并把保险文件、黄背心、灭火器、年检标志、三角指示牌乃至备胎一一向其展示，以表明我是有备而来。

警察见无破绽可寻，便又将我带到路边一处树荫之下，一名长官模样的人和其它几名警察正在那里休息。

那长官一通官腔，话音最终落在了“给钱”这件事上。这场面我早已见得多了，也不含糊，一通慷慨陈词，主旨三

点：一，穷学生，没钱；二，我受国家委派，到喀麦隆来开展研究，不应受此刁难；三，我要给中国使馆及我的喀方导师打电话，请求保护和帮助。经过几番舌辩，那警官见我是铁了心不给，也觉得有点耗时过久，便找了个台阶下，说：“这次就先放过你，主要是看在中国是喀麦隆的友好国家，如果是白人，我肯定不放！”我也无意去辩他说的是真是假，就应承道：“多谢，中喀的确是朋友。”说完转身就要走，又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便问：“请问您知道南部工业区在哪吗？”那警官说：“这里就是。”

三、几大支柱产业

警察说我已经是在工业区内了，这令我一阵纳闷，为什么只见民房不见工厂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园在城中，城在园中，产城一体”？没想到喀麦隆已经采用了如此先进的园区 2.0 理念！这时，一辆拉着巨型原木的卡车路过。我心想，这不就是往木材加工厂送原料的车么？于是跟随卡车前行。在开过一段约 2 公里的红土路后，我果然在一个半山腰处看到了一片由木栏杆围起来的木材堆栈。

在向门卫通报了来意后，一位工人引我进入了厂区。此时正是上午 11 点钟左右，烈日当空，厂区内大约二十多名工人正三三两两地坐在阴凉处休息。堆场中心的位置有一个 100 平米见方的凉棚，棚下是几台木材切割设备，但不知为何没有开工。木材厂老板是一位热情的喀麦隆大叔，他表示很愿意接受我的访谈，我随即向他提出了一系列我感兴趣的问题。

据老板介绍，工厂的主要业务，是将收购来的非洲紫檀木（Padouk）切割成方木，然后出口欧洲，主要用于装修。

原木收购价约为 10 万中非法郎（约人民币 1150 元）一立方米，出口价大概 40 万非郎（约人民币 4600 元）一立方米。每周大约能加工 40-50 立方米方木。工厂目前的订单情况尚好，但因为杜阿拉港口堵塞，产品难以运出，耽误了许多时间。工厂的设备主要是来自欧洲的二手机器，大概花费了 2500 万非郎（约人民币 28.75 万元）。最近他又从越南进口了一台新机器，大概花了 900 万非郎。老板说，他很想再生产一些附加值更高的板材，但苦于没有技术和设备。他听说中国的加工厂能用边角料加工木板，对此很感兴趣，但还没有找到门路，以至于他最近自己还进口了一批中国复合板，用于装修。老板还提到，最近附近开了一家越南木材厂，一家黎巴嫩木材厂，对方的资本比他雄厚，技术也更先进，这使得他的工厂面临比较严峻的竞争，特别是在原料采购方面，对方的大笔进货已经给他造成了压力。

提起工业区的运营与管理，这位老板抱怨连连。他与工业园管理局签订了 25 年租地合同，到期后自动续约。工厂占地 1.5 公顷，但几乎是原始地表，初到时杂草树木丛生，需要自己清表和平整。厂区东南角至今仍然有一条大深沟未填平，这使得实际可利用面积只有原计划的 2/3。工业区管理局曾承诺提供道路、排水、自来水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但实际上进展非常缓慢，目前工厂使用的这些设施均为自己建设或连接，包括厂区外几百米进场的道路。管理局声称，凭这些建设费用的发票可抵扣地租，但实际报销流程非常繁琐而缓慢。进入园区的企业，也不享受任何税收方面的优惠。老板之所以选中在此设厂，是因为看中了这块地区靠近国道，交通较为方便，且租金较私人土地便宜，合同签订后也有保障，不会轻易涨价或毁约。此外，最令老板看重的优惠政策是，政府承诺连续租 99 年后，这块土地就能变成私人所有，

对于想给自己子孙后代留一笔宝贵遗产的人来说，这个条件非常具有吸引力。



图1 与文中喀麦隆木材加工厂老板的合影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很快结束。在告别了木材厂的大叔后，我走出厂门，在山坡上向四周眺望。远远看见在大片杂草树木和裸露的红土中，分散点缀着大约十余家工厂模样的建筑。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对这些工厂一一进行了拜访。



图2 从山坡上俯瞰南部工业园，远处是与民房混杂在一起的厂房，近处是一块刚刚平整好准备开工的场地。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越南人与黎巴嫩人开设的木材厂的确规模大得多，管理似乎也更加严格。越南工厂既能生产方材又能生产板材，产出的半成品运往越南，用于制造家具，再出口到中国 and 北美。值得一提的是，厂方觉得喀麦隆工人操作过于粗糙，浪费了不少木材，因此将所有的工人均换为越南人。这可能也是越南的人力成本较低、技术较熟练所致。木材产业确实称得上是工业区的支柱产业，规模和效益都较为可观。而相比之下，其它产业则显得有些冷清。

我一直在区内寻找网站上所说的石油产业，当我找到一处竖立着几个十几米高的金属大罐的工厂时，原以为这就是个规模较小的石油加工企业。一问才知，这原来是个葡萄酒加工厂。喀麦隆不产优质葡萄，超市里卖的葡萄贵得令人咋舌，我还见过最高卖到人民币 200 多元一公斤的红提子，一般是绝对消费不起的。而这家工厂的葡萄原料全部进口自法国、意大利等地，成本可想而知。此外，喀麦隆本地市场也早已有很多来自法国的知名葡萄酒品牌。在这么多不利环境的影响下，这家喀麦隆本地品牌的竞争力如何，该厂的负责人没有回答，但我却暗暗为之担心。

在后来的探访中，我又找到了该工业园区的管理部门。几番申请之下，一位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据他反映，工业园之所以基础设施不足，主要是因为管理局的经费非常有限，而且权限不足。当前管理局的定位，更像是一个土地销售部门，并承担着定期收取地租的职能。而要把如此大的一个工业园建设为现代化园区，仅依靠这样一个无权无钱的小部门是不行的。工业区声称已经有 100 多家企业注册，实际上开厂的却不多，而工业区现有的土地已经全部租出去了，可见有许多租户并真心想办厂，而只是想囤地。此外，工业

区与区内的居民存在着大量的土地纠纷，园区声称这些住户都是在侵占土地，但居民们则声称自己世代居住于此。



图3 园区内一块尚未开发的空置土地，打好的界桩宣示着这块土地已经租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当我在园区继续探访时，偶然见到一家工厂的门口贴着一副对联，进去一问，果然是一家中国企业。这家工厂从事制氧产业，员工队伍由一名中国老技工和十几名当地员工构成，老板是一位曾在驻喀中资企业工作，后来又自主创业的小伙子。工厂当时正处于半开工状态，似乎效益一般。当我问起制出的氧气主要销往哪里时，技工师傅告诉我主要是销往雅温得的几个修车厂和医院。当我听到医院一词时，突然联想到，这家制氧厂莫非就是园区网站上所宣传的生物制药企业？我顿悟了，原来在国道旁看到的那个饮料矿泉水仓库，就是园区的物流仓储产业，那家雇佣了七八个人的修车厂，就是钣金加工产业？至于服务业，则必是路边的这些小商店和小饭馆了。由此看来，网站上宣传的这些支柱产业，除了木材加工还能算名副其实外，其它都只能说是“艺术加工”罢了。



图4 在一家半开工的印刷厂内，喀麦隆技师正在修理出故障的机器。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四、结语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次对雅温得南部工业区的调查，让我深刻明白了资料阅读和实地调查之间的差距。如果仅看一些数据指标和宣传，或许我会认为这是一个发展尚可的工业园区，但田野调查却让我的这些想象变得滑稽可笑。雅温得南部工业区也许算不得一个典型的现代工业园，但它却又是反映喀麦隆发展现状的一个典型，一个在困境中缓慢前行，失望与希望共存的矛盾结合体。

本篇责编 郑楠 文字校审 董慧